



往事难忘

父亲的一生,热烈而投入,像极了眼前绚烂夺目的铁花,尽情绽放后归于寂静,不留遗憾。

## 看打铁花

□张洁

丙午马年前,我带老母亲错峰出行,去江南小镇体验几天慢生活。小镇张灯结彩,夜景璀璨,夜晚还安排了年味十足的打铁花活动。

夜幕降临,空气微寒,我轻抚着老母亲双肩,静等开场。过了没几分钟,隆隆的鼓声远远传来,暗夜中先是火光点点,刹那间一片片耀眼的火花在夜空中绽放,升上去展开来,亮光闪闪的铁花像金羽般在眼前摇曳生姿,人群中发出阵阵欢呼尖叫声。我随声附和着,有点儿恍惚。

绚烂的铁花在夜空中绽放,人群在欢呼,我仿佛看见已故的父亲,当年年轻力壮的时候,正在铁水沸腾的高炉旁挥汗如雨,火炉里铁花四溅,映照着他通红的脸庞。

父亲生前是个铸造工程师,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他在一线车间劳动了七八年。我记得他下夜班回来,整个人“汗渍麻花”,厚厚的帆布工作服都湿透了,一大茶缸子凉白开仰头就干了。母亲会煮好稀粥,提前拿碗盛好晾凉,一字排开摆在饭桌上。父亲下夜班到家,就站在矮桌旁,单手托碗转着边喝,三下五除二,转眼就见底了,年幼的我跟妹妹在一旁都看呆了。多年后我才明白,父亲在1000多度的高温火炉旁流了多少汗!

父亲后来转到了管理岗位,不用再干高温重活了,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还是“荒年饿不着手艺人”。在路上遇到熟人寒暄,他总能把话题转到他的铸造老本行,滔滔不绝,也不管人家爱不爱听。在一旁的母亲会拽他衣角,示意他适可而止,他却转头大声问:“你拽我干什么?”

就在一个多月前的一天傍晚,我坐在公交车上,听两个工人模样的中年大叔在闲聊。其中一个说,某某某(我父亲的名字)的铸造技术那是厂里响当当的一块牌子,另一个连声说是。刚开始我还有点紧张,生怕听到什么不好的议论,释然之余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。

父亲的一生,热烈而投入,像极了眼前绚烂夺目的铁花,尽情绽放后归于寂静,不留遗憾。

看打铁花的人群不时发出阵阵欢呼声,把我从回忆中拉回了现实。渐渐地,铁花暗淡,人群散去,夜空清冷而深邃。

坐看云起

我想汲一罐海水回家养着,陪着我。想来不妥,算了,还是让我眠于潮头,梦见自己做一朵洁白的浪花,永远倾听你的心跳吧。

## 听海

□于水

对海的感觉还真有点特别。

距离大海也不算太远,一百里地。虽临海滨,但只有见面之缘,不是尽心尽力,难得听海机会。

夜里总是梦见海的嬉笑,海的容颜,她一阵阵地触摸海堤,同样深深递进了我的梦境,这种振动让我感觉到了大海的心跳。

梦中的海许下了一个承诺,永远在对我召唤,我竟然独自摸索着前行。看海,心之所想,手足立动,全身肌肉凸跳而又紧张,几欲离我而去一睹为快。冥冥之中的缘今日践行,有几多欢喜失态自然不在话下。沿途的绿色跃入眼帘,我竟无暇欣赏,只是为了牵挂的海,我将对你忠心如一。快点,再快点,飒飒的风声穿耳而过。到了省道的尽头,前面竟是一片旷地,有点失落。梦中的记忆会有偏差,不会。兑现承诺如此之难,不难。寻一路人:海在前方三里。狂喜之情又起,怪不得我心如此汹涌澎湃,早已心海相连,悲喜相通,潮汐共生。

咸咸的海风吹过,早已没有了妩媚。我虽不是海边的孩子,而我对海却是有着顶礼膜拜的虔诚。

登上海堤,顿感心胸有一种特别的张力,五脏六腑都要到海里去纯净一下,似乎胸怀也同样宽广浩渺。其实,我不如你,多算一点,我是六尺男儿,心胸方尺。而你才气吞天地,波澜壮阔,拍岸而起的浪花是你的怒吼,层层叠叠的波涛是你的团结,极目海天的不尽处是你的内涵。浊浪翻滚,倒腾乾坤,谁奈你何?

走到沙滩,你变得温柔婉约起来,是我想象中睡美人的模样。我想走近你,但是又怕吵了你,因为我是个凡夫俗子,所以我不会到你的怀里去,只愿意好好地看着你,更是想眠于潮头浅滩,听你的浅酌低唱,听你的力拔万钧,听你的中庸随和,听你的春秋沧桑。不过,有时候,我会很笨,当我不懂的时候,我该怎么办?你用涛声在笑话我吗?不会吧。海,也许你是对的,我并不是你的知音。

渐渐地,潮水退去,可你依然是那么深不可测。孩子们的欢笑嬉闹,单纯自有其快乐,我望着远去的你,下次我来,你还会用涨潮欢迎我吗?

我登上海堤,想和你告别,可是你的身影却隐匿在远远的雾中。我坐在海堤边,双脚自由摆动,仿佛下面就是你。我闭上双眼,海边的气息多好,似乎天地之间只有我和你。我可以在你的面前尽情奔跑,跑累了可以躺在海堤的“石床”上休息,什么也不用想。我是来听你心声的,怎么啦?你不愿意讲话。我好似一个小丑上蹿下跳。真的,还是听听你的话吧。你告诉过我很多话,我都不记得了,只记得这个约定。海,你为什么如此,要毁坏拦海的长堤和拦海石桩呢?也是为了约定吗?不可以的,虽然我能感受到。天边的云重重地压了下来,我起身如夸父想把它托起,赶走,让你更加蔚蓝清澈,可这一切竟是那样徒劳。雷电的劈杀让你更加苍白,你也不屑于我的微弱和执着,也许是见证了更多的山盟海誓,却无力诠释一段对海水的依恋。

我想汲一罐海水回家养着,陪着我。想来不妥,算了,还是让我眠于潮头,梦见自己做一朵洁白的浪花,永远倾听你的心跳吧。

生活滋味

奶奶的“干货”,不但保障了一家人的饮食无忧,更是家里最重要的一股生活“烟火气”……

## 奶奶的“干货”

□陈万星

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奶奶,似乎对晾晒或腌制豆角干、萝卜干、马齿苋干、山羊干等各种“干货”情有独钟。每年,她都要晒制、存储大量“干货”,以备不时之需。

每到春夏之交,奶奶就会和村里的大婶们一起,挎上“歪篮”、拿着镰刀,去离家七八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割马齿苋,背回家洗净后,先放在沸水里“焯”一下,再立即铺放到事先在“太阳地”里准备好的柴帘上晾晒。晒了三四个“太阳”后,又脆又香的马齿苋干就制作好了。

豆角结得最盛时,家里一时吃不完,奶奶就会忙着晒豆角干;金針菜开花时节,奶奶天天晒金針菜干;秋天山芋收获了,奶奶就和家人一起,起早带晚地晒山芋干……总之,一年四季奶奶都有晒不完的各种“干货”。

有时,天公不作美,东西在外面晒得好好的突然下起了雨,奶奶和家人就不顾一切地快速“抢雨”,把正在晾晒的各种“干货”抢到屋里。为了防止还没有干透或是被雨淋湿的东西霉变,待煮完饭后,奶奶就细心地把它们均匀地摆放在灶台上,利用烧饭后的余温,慢慢地把“潮气”烘干。

儿时不懂生活的艰辛,总是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费尽周折,晒那么多“干货”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才慢慢明白。每次家中断炊、粮食告急或是“青黄不接”时,这些“干货”都能派上大用场,既能当饭、又能做菜,确保了全家人每天都能吃饱。原来,这些“干货”是当时全家人的保命“干粮”,是奶奶给家人准备的一份经济、实惠也是最靠谱的“生活保障”。

随着家庭条件的不断改善,奶奶会在春节前,叫家人将剩余的“干货”拿到集市上售卖,换些零钱补贴家用。因为奶奶晒制的“干货”都是纯手工制作,品质高,城里人都特别喜欢,所以总能卖个好价钱。

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,各种美食应有尽有。但谁能想到,这些土得掉渣的“干货”却受到很多市民的青睐。它们不但没有被时代和社会淘汰,还能与时俱进、大放异彩,为人们日益丰富的饮食增添更多色彩。比如,过去人们吃的“盐蒿菜干”又苦又涩,难以下咽,但为了填饱肚子,不得不硬撑着吃下去。但现在的“盐蒿菜干”经过各种调料的调制,成了饭店、酒楼里的“稀罕物”和“香饽饽”,价格还不菲。

还有,那个马齿苋干居然有清热解毒、明目止血、降低胆固醇等多种功效。当今,人们非常注重养生,马齿苋干自然就成了“抢手货”。

奶奶的“干货”,不但保障了一家人的饮食无忧,更是家里最重要的一股生活“烟火气”……

